

接触久了，每每说起您与昆曲的缘分，听见您说的最多的总是这两个词——“起心动念”和“天意垂成”。究竟是怎样的情感与机缘，让您整整20年依旧割舍不下与昆曲的情感？

**白先勇：**我自己并非昆曲界人，因缘际会，却让我闯入了这个圈子里，好像陡然间踏入了大观园，只见得姹紫嫣红开遍，从此迷上昆曲。可以说，我与昆曲结了一辈子的缘，第一次接触昆曲就好像冥冥中有一条情索把我跟昆曲绑在一起，分不开来了。其实我那时才9岁，什么也不懂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《游园》里那段【皂罗袍】的曲牌音乐却像一张78转的唱片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，直到今天，我一听到那段美得凄凉的昆曲，就不由得怦然心动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与昆曲结缘越深，越感觉到，这样了不起的艺术一定不能任由其衰微下去，这就是佛家所谓的“动心起念”，隐隐间我已起了扶持昆曲兴灭继绝的念头。

2000年，我在圣芭芭拉拉中心心脏病发，命悬一线，幸亏紧急开刀，得以存活，后来我在给朋友的信上写道：“上天留我下来，或许还有事情要我完成，比如说昆曲复兴大业未竟，尚待努力。”其实那时候我对如何复兴昆曲还完全没谱，可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刻，我一心悬念的竟还是昆曲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2001年，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首批“人类口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”榜首，但那时候，昆曲界的整体生存状态并不乐观，或许这也正是您动心起念来促成昆曲复兴事业的一大原因。

**白先勇：**的确。昆曲是我们明

清时代最高的文化成就之一，在我看来，它在文化意义上跟商周的青铜器、秦俑、宋朝的汝窑瓷器和山水画是平等的。自从世界最高的文化机构评定了昆曲的地位，昆曲就不仅是属于中国，它更是全人类的。回溯20多年前，我记得当时虽然各地频有昆曲演出，但一直没有一飞冲天欣欣向荣的势头，青年观众对昆曲还是冷漠无感。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，昆曲又有式微下坠的危机，第一线的大师已届退休年龄，演员接班有断层的危险；而观众老化，表演方式、舞台美学都过于陈旧，昆曲的处境的确艰难，关心昆曲前途的有心人士莫不忧心忡忡，总在设法要抢救昆曲。

对我来讲，如何把我们的年轻人再召唤回戏院里，来欣赏我们最美的表演艺术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同时对很多人都是一个挑战。那时候我跟一群有心人一起发出倡议，他们都是艺术界、戏曲界、文化界对于中国文化非常希望，立志要做贡献的人。大约是2003年到2004年左右，我振臂一呼，把祖国大陆及港澳台的创作团队都集合起来，

他们几乎都是在当时成就最高的艺术家，我把他们集合起来，花了一年的时间，打造出来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为什么会选择《牡丹亭》来做复兴昆曲的尝试？

**白先勇：**之所以会选择《牡丹亭》，第一，它是汤显祖的扛鼎之作，是最好的作品。第二，这几个世纪以来，《牡丹亭》一直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曲目。第三，它是一个极美的爱情故事，表现的是非凡的情感，它是挚情，深刻，爱得死去活来的一个悲喜剧。我想这个戏的故事那么美，汤显祖的词那么美，而且它已经证明了，世世代代都有那么多人喜欢。我考虑的是怎么把它打造出来，怎么把这场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戏搬到现代舞台上，适合现代舞台的同时，又不能折损它的风雅与传统，利用科技加入更加现代的元素，让已经习惯于现代视觉美学的观众爱上这场戏，把年轻观众召回剧场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您看来，何谓“青春版”？

**白先勇：**我把这部戏定名为“青

右图：《牡丹亭》是汤显祖的扛鼎之作，这几个世纪以来，一直在舞台上表演，是一个极美的爱情故事。

